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記原第三十九卷

峽州至喜亭記

畫舫齋記

王彥章畫像記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記原第四十卷

菱溪石記
有美堂記
相州晝錦堂記
神宗御飛白記
峴山亭記
序 原第四十一卷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序 原第四十二卷
送楊寘序
送曾鞏秀才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謝氏詩序
梅聖俞詩集序
序 原第四十三卷

送徐無黨南歸序
廖氏文集序
外制集序
序
傳 原第四十四卷
江鄰幾文集序
六一居士傳
上書 原第四十五卷
通進司上皇帝書
書 原第四十七卷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李詡第二書
與荊南樂秀才書
答吳充秀才書
上杜中丞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祭文 原第四十九卷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文 原第五十卷

祭石曼卿文
祭丁學士文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

記原第三十九卷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靡潰漂沒。不見蹤

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

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形容險處聳然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

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

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序齋有意趣下一語一解俱屬淺剃

智勇忠並挈
歸重忠上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跟忠字來咏歎數行）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又綰勇字總挈住）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

特拈德勝一戰以賞公之智勇

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忽然感觸）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結上開下）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

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自公在梁至出于天性而然揭出公之勇忠爲第一段以家傳

補舊吏而盛稱德勝一戰爲第二段復來通判以下則專[illegible]

像也爲第三段低徊慨慕善善也長歐公諸記第一作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

序法

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映前）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

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

○束○謀○

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是公桑梓學記贊揚天子立學致治之盛而以學之大成朂其鄉之吏與望其鄉之人董醇賈茂兼而有之後有作者無出其右

豐樂亭記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淸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淸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淸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追

原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焉

唐人喜言開元事是亂而思治此豐樂二字直以五代干戈之滁形今日百年無事之滁是治不忘亂也一悲一幸文情各極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

淺易近俗

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

此

轉敗興

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乃遂成一蹊徑然其中有畫工所不能到處

菱溪石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水落石出本此）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後遂相沿至今）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

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考訂不苟就中生出感慨議論最有情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
> 梅公名摯

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 盛事

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著色畫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

御

惟字獨

字著眼

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氣數轉

兼字正面

說有美堂爲天下遊觀第一而議論層折得力在數虛字亦最利舉業家

相州晝錦堂記

著題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

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
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
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
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
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
駁題
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
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

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太近人矣然其氣調員美最利時文

得體然非仁宗不足以當之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莊起）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

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淸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告者就翰墨說遭逢答者就遭逢推德澤楊子雲言思斁若宋仁宗其沒而見思久而愈不可斁者與

以議論勝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起論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

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屋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畫圖

山川草木容曠有無之觀畢竟不宜太略然發端九個字已若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擗浮屠）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

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點題）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唫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槖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一氣直下而盛衰各見奇絕按祕演惟儼俱交曼卿而曼卿奇士所交二僧皆以奇合者故二序磊落縱恣爲送浮屠文闢一法門矣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詰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

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勃勃有奇氣然惟儼所謂坐人語大是正論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麤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

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

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説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

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
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
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至言也今詩書之註列于學宮者開卷即與古註異何其異于
公所云乎可慨矣

集古錄目序

○挺○特○攝○全○篇○是○何○等○筆○法○○○○ 接法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土石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

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幷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妙絕

不寶象犀金玉而寶古來文字之傳公所自喜在此其寓意轉在客面

此時小人猶有公道今有慾其人不詆其文者乎鮮矣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

起法

開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

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應）（結）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前段發揚其文章此段）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慨惜其遭際）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詳）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

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唏嘘流涕典則森然諸序中匠心之搆

琴聲　琴德

序　原第四十二卷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

慼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劒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于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千秋絕調此移我情風雨如晦取公此序朗誦數通亦足解幽憂之疾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乎，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噫，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

下一駭字傾倒至矣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極口稱許重罪有司結處以知文自喜政其深獎曾文處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纔知已前發端之故）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不過述秀才一家世耳文情所之挹盡巴蜀千里江山之秀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

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峭且從且讓）（悲惋）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本國風所錄欲做以傳希孟之詩儼雅之至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篤論）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

嗚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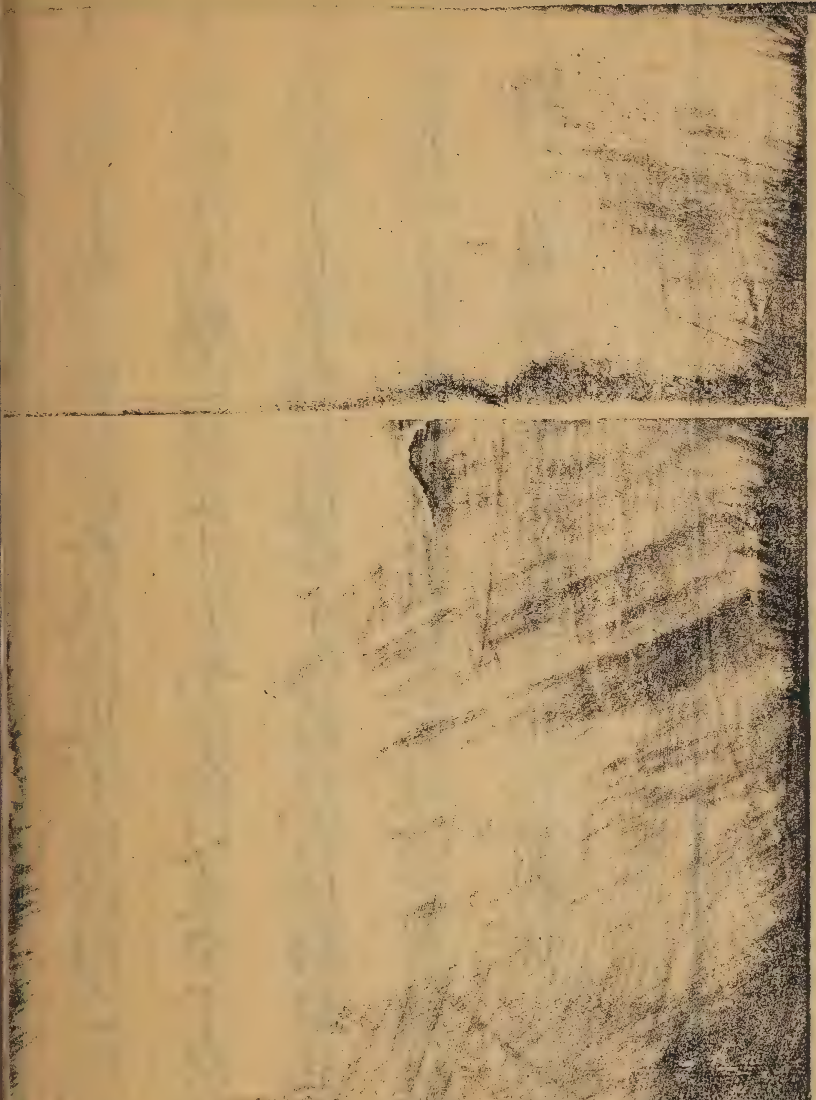
嗚咽

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

窮

作文爲十卷予甞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幷書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韓子云愁苦之音易好文不出此語衍成一篇絕世文字



序　原第四十二卷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平）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即叔孫穆子之論）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側）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

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言之傳否蓋有幸不幸焉立言者能爲可傳不能保其必傳也

公特就著書而不幸不傳者大發感慨亞其好文之至看作阻

人立言者大非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

廣觀亦至論

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

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學者一庸人毀之則沮而公之所待如此其相去何如故立言之士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後可以有立也

外制集序

原去姦用賢爲一時遭際之盛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覩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
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人主致治之盛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

子雖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十世鮮矣況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爾雅深厚盛漢之文也宋仁宗之勵精圖治所以繼周成康漢

文景而令名無窮者每于公此等文見之

序傳　原第四十四卷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

數折幾入文章

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

此居士集有名文字而意味似薄去蘇子美序等篇遠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閒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

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傳只是決計歸田意

上書 原第四十五卷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

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

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

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虜六世之强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擧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

提綱

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飢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

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

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

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
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
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
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
一〇條〇又分兩件
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
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
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
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
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

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䘏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輂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

以禁袷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

可概

兵典用之。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

耕之地

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

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

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
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
耕之牛
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
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
斂法
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
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
應
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
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
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

至漢而西接闗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幷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弊兼幷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

切深似漢人

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巳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

論事

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如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如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

亦分兩策畢竟此法

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

積之物官爲責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

不可用

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于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

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四五十萬之兵仰食一方必無不困之理故欲豐財積穀爲三說以救之雖耆老不及漢人而明鬯可玩

書原第四十七卷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啟。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

○反偪 偪○

三層

事在於修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决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

此下辭辟

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

此下進益范公

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

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擢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很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偪真西漢札牘

答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徹骨）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于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
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
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于孔子者。問孝。問
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
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
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

晉人托黄老談空而宋直視六經孔孟之書皆空語無事實惑滋甚矣此段何翅午夜之鐘醒春之鐸

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必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子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于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子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

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與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

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愼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吾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省否

與荆南樂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絶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絶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嘗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時文病根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

已上自序深薄時文此更當以時文之

要以不虛其問

順時二字爲此而發

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收

慶曆嘉祐宋文絕盛二蘇舉業千古莫倫當樂秀才問時風氣已有見端者故以順時告之蓋以齊肩兩漢望樂秀才也若風

氣方壞決不可順則志士寧卓然自立何必隨其流而揚其波
哉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

（文章佳境）

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

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爲文士猛下一鞭

此句議論極正且下反覆發明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

委折

公論陽城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肯其有取于石介也

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衆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迮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紀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賢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

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關切大體似不獨爲石介言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追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眞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

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南豐博覽古書於此等不自檢點倘亦家世習傳未忍擬議故與看公辨論何等明確

發憤之所爲作也

祭文　原第四十九卷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

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予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虵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擬議子美文頗肖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産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

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公祭文奇崛不及韓清峭不及王獨情致纏綿悽惻而亦微帶俗韻若此篇是也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擢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終